

卷四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仍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水李寧對於行宮隱賜魏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 出聖政錄

陳希夷

陳搏譙郡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生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岩辟穀練氣作詩八十一章魏指玄篇言修養之事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經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寢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

仙黃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搏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為金乎世宗弗之責放還山令長吏歲時存問訖 太祖朝未嘗召 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為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書閣內與語頗與之聯和詩什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于勢利莫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計其年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觀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神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練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擬如白日外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

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買德於張超谷鑿石室室成手書遺表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緘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啓封視之乃預知也死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月不散 見楊文公談苑

二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 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揔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中草屨垂緇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

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千載客
四海一閑人卅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
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便殿宰臣兩禁赴坐
爲詩以寵其行見灑水燕談

三

真宗時陳搏被詔赴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
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處勿久戀得志之處
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見倦游雜錄

四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人罕見
者關中呂洞賓者有劍術年百餘歲貌如嬰兒行步
輕疾皆嘗至搏齋中奇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齎寄
搏搏與酬唱如交友

五

興國中

太宗召陳搏赴闕搏隱華山雲臺觀百餘

歲卅宗拜諫議不受始四五歲戲渦水側一青衣媪
抱置懷中乳之曰汝更無嗜慾之性聰悟過人先
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
進取迹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羨器造物者
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
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鄴鎬間門人戚屬亦怙
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議凌忽王嗣宗京兆
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一旦山齋
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
行而逝奇男子也見玉壺清話

江直木

江直木隱居廬山有至行一夕有盜入齋中直木假寐不動清貧無它物唯持藥鼎而去遺其蓋直木俟其出戶隨後擲蓋與之來日謂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報曉雞為狸所食直木悵然將有以報雞之冤者來日持百錢坐路隅以俟有持死兔過者即市之割以祭雞人或謂直木此非狸直木曰亦是其類也

見揚文公談苑

劉孝叔

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方強仕之際已恬於進撰一闕以見志曰掛冠歸去舊煙蘿聞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這岐路足風波水精宮裏家山好物外勝游多晴溪短棹時時醉唱裏梭羅天公柰我何後將引年方得請為三

苑宮僚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以先朝霧歌此闕幾三十年信乎一林泉與軒冕難為必期

湘山野錄

王昭素

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已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耶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為國子博士逾月賜茶藥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餘方卒見澠水燕談

魏野

魏野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留飲酒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昭言於朝號清逸

二

魏野字仲先陝府人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之跨白驢 真宗祠汾陰召不起能詩有唐人風格卒贈著作郎蠲其家役李瀆野之中表兄也瀆卒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往爾宜去奠之才六日而野亦卒人以爲異

田聘君

田徵君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先生先生以詩評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 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詣公車會奔父喪久之東遊過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擁繇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之

不果已而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荅曰負鼎扣角願廬築金各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計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之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許衮最其高第二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君赴闕詔書入門而卒其後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哀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爲二卷又次其出處爲睽叟別傳云

麻先生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官鄜州時宋翰林白方謫官鄜時聞而召之坐中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仍贈以詩曰宜毫歛墨并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

能吟天骨異前生已折桂枝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
二親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官意退居臨淄辨士里別
墅久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鄰里有爭訟
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凶歲盜不入其家
富韓公文潞公守青州皆嘗致書幣龐莊敏公出鎮
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累以詩貽之薦其
行義于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東方學
者爭師之卒年九十先生余祖母長安君兄也或以
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今世不復折桂也先生
一試不第終身能舉宋詩已識之矣

李昭君

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昭君讀乃中表也俱有高節
以吟諫相善野於東郊鑿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

前曰樂天洞瀆結茅中條之陰曰浮雲堂皆有瀟洒
之趣每乘輿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
曰前夕恍惚如夢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
天盡時即正悞曰盍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
能起耶瀆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

史延壽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
如一坐輒箕踞時我人魏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呂文
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闔者不開門叱之闔者曰此
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
相公我無求於相公相公自欲見我耳爾不開門我
徑還矣闔者走白公公開門延之延壽挾術以遊於
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如此

聲愚子

建安黃晞慶曆中遊京師高文古學爲世稱重著書數萬言自號聲愚子晞貧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在大學率學官生負厚禮聘晞爲學正晞踰垣而避之故歐陽文忠公詩曰羔鴈聘黃晞晞驚走鄰家近臣連章薦其道義詔授京秩將以爲國子司業拜命數日一夕暴卒於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五老舍

慶曆末杜祈公告老退居南都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懽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故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

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懽故祈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卿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最忝預高年也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嘆慕借其詩觀之因次韻以謝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傳看見灑水燕談

江鄰幾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臯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碁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

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高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碁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為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屩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蘇阮也。劉貢父詩話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齊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封，憇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紫極觀，至紫虛谷，尋會善寺，過環轅道，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川，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岩，躡山

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寶應，觀文富二公庵，之廣化寺，拜汾陽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允所經遊，發為詠歌，歸序之以為洛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劉孟節

劉孟節先生，縣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絕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乃得一名，亦去為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岨嶇，山震逾年，不止，遣使訪遺，送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亦不就。青之南有冶源，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竒水清，傍無人煙，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為築室泉上，為詩并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民，不幸

無位不克施於時將著書以見志謂先生身雖隱其道當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靜立慨想世事噉吁獨語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人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王樵

王樵字有望淄川人性超逸深於易善擊劍有槩世志廬梓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塵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徙潛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刻木為親葬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詣樵居樵踰垣遁去其後高

弁為知州事范諷為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為郡棘寺廷評繼下車首謁梓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晚自號贅世翁為贊其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預卜地為窳名繭室中置石塌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歿後寄魄以備不虞後感疾即入臥室中自掩戶乃卒命以古劍從葬著遊邊集三卷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散亡濟南李芝為贅世先生傳載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資即其地復為繭堂并起堂祠樵文幼薄能為詩精陰陽地里

李瀆處士

蒲中李瀆處士父瑩國初為侍御史有直聲瀆少好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琴詠自樂未嘗造

州縣 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瀆不起有表稱謝云
十行溫詔初聞丹鳳嚙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
真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留異治三傳年老博學
躬耕不仕以講授為業 真宗亦以一絕句賜之見
澠水燕談

孫集賢

孫集賢 晁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
節槩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
云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
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見素今日
淮西又見陳或云陳莊二公被差者也寄語姑蘇孫
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
操羞百執事之顏朝廷高其風許再任詔下已歸竟

召不起王冀公欽若里閑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罷相
以宮保出鎮餘杭艤舟蘇臺歡好款密醉謂孫曰老
兄淹遲日久且寬衷當別致拜聞公正色荅曰二十
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殆事
權屬他出庶堂數千里為方面始以此語悅得為信
乎冀公愧謝解舟遂行見湘山野錄

孫宣公

孫宣公 夔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
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厅壁語客曰白傳有言

多少朱門鏤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
動于色復頷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
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
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

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麻希夢

端拱初 太宗詔訪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
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
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甚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
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唯清心寡欲節聲音薄滋味
故得至此詔以爲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
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宗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溫基
溫舒祥符中相繼舉進士第爲天下第三人而天下
稱麻氏教子有法

張乖崖

楊文公由禁林爲汝守張尚書諫移書云張老子今
年七十矣氣血衰劣溷然沉昏入靜自守以真排邪

忽都來緘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
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
及氣屑屑懼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窶
掃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
乎老子心無蘊畜絕情絕思頽身世若脫屣豈能念
它人乎大年自持不宜諫白其語真氣勁如乖崖之
在目干寶晉書稱王獻之嘗云吾於文章書札識人
之形貌情性真所謂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一